

1671
1857—59年

印度民族起义

季羨林 著

I243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

季羨林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7 4.612-43

1857—59 年印度民族起义

季羨林 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前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张3 $\frac{3}{8}$ ·字数36,000

1953年3月第1版

195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250 定价(7)0.30元

统一书号11001·164

封面设计者：李铁良 校对者：崔小南

目 录

引言	1
起义前夕印度社会各阶層的分析	3
手工業者	3
农民	5
“士兵”	9
新兴的知識分子	13
商人与高利貸者	18
地主	19
土邦王公	24
当时在印度存在着的各种矛盾	38
主要矛盾——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經濟矛盾	38
一般的矛盾	39
起义的爆發	44
起义的进程	54
起义的結束	72
起义的影响	83
几种对起义的看法的批判	92
結束語	98
注釋	99

引 言

按照一般的說法，英国殖民主义者征服印度是从一七五七年印英普拉西之战算起的。到了一八五七年，整整过了一百年。就在这整整一百年的时候，在印度爆發了有名的民族起义。起义被鎮压了下去。英国在“法律上”兼并了印度，英女王自封为印度女皇。

到了今年，一九五七年，又整整过了一百年了。然而在这一百年以内，却發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印度人民已經在一九四七年获得了独立，又在一九五〇年建成了印度共和国。

印度人民最后的胜利同一八五七年的起义，中間虽然隔了将近一百年，这两件事情却是分不开的。沒有过去的斗争，就沒有今天的胜利。今天印度人民痛定思痛，要来热烈地紀念他們祖先的偉大的英勇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做了几千年的好朋友、好邻居。在获得解放的今天，我們关心印度人民的紀念，我們能够从亲身的體驗中深切地了解这紀念的意义，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此，我們有必要在中国讀者面前把这次起义的原因、

过程以及后果，用实事求是的观点，加以简要的叙述，对一些带关键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希望给本来已经是汗牛充栋的有关这次起义的文献再增加上一份负担，只希望在头绪纷乱的事件中，在各种重叠交叉的矛盾中，找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切合实际的观察的角度。

下面的叙述只能算是一个尝试。

起义前夕印度社会各阶層的分析

我們不說階級，而說階層，是因為，我們分析的對象有些不能算是階級。同時，在分析過程中，我們着重分析各階層的社会經濟地位，以及他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利害的統一和矛盾，因为只有这样我們才能說明他們在起义中所抱的态度，我們才能比較深刻地挖掘出这次起义的根源。

手工業者

自古以来，印度就以手工業聞名全世界。印度人民精美的手工艺品曾运到許多国家去，为各国人民所欣賞，所贊嘆。

英国和其他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印度以后，最初只是向印度手工業者訂購貨品。忠厚老实的印度人民不大懂他們自己制造出来的貨品在国际市場上的价格，欧洲的奸商們乘机欺騙愚弄，巧取豪夺。就在这种欺騙中，欧洲殖民主义者賺了許多錢。最初东印度公司的紅利每年常在百分之百和百分之二百五十之間，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公司的職員們鬼鬼祟祟賺的錢还不在于內。

这样賺来的錢成为英国資本原始积累的一部分，也有助于英国的產業革命。英国的產業革命反过来又促进了英

国的工業的發展。英国工業产品以惊人的速度提高，曾一度壟断世界市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階級状况”里曾詳細地談到英国工業發展的情况。^{〔1〕}馬克思在“資本論”里也談到英国棉工業的發展。自一七七〇年到一八一五年，四十五年間，只有五年，棉工業是陷于不振或停滯状态中。“在这开头的四十五年内，英国制造業者独占了机器和世界市場。”^{〔2〕}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里，馬克思又写道：

不列顛侵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机，摧毁了他的手紡車。英国首先把印度的棉織品挤出了欧洲市場，然后就实行向印度輸入棉紗，最后則以自己的棉織品来充斥这个棉織品祖国了。在一八一八年到一八三六年这一时期內，从大不列顛輸出到印度去的棉紗上升的比例是一比五二〇〇。在一八二四年輸入印度的英国細棉布不过一百万碼，而在一八三七年就已超过六千四百万碼了。但是同一时期內，达卡的人口却已从十五万人降到了两万人。然而，素以制造业聞名的各个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落，还不能算是英国統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顛的蒸汽和不列顛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內都把农业和手工業的結合彻底摧毁了。”^{〔3〕}

英国的棉貨战胜了印度的棉貨，其原因还不仅是机器工業技术方面的优越性，英国政府的直接协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八四〇年的議會質詢中，据报告，英国的棉貨和絲貨輸入印度的稅率是百分之三·五，毛織品是百分之二；而印度輸入英国的棉貨的稅率則是百分之二十，毛織品是百分之三十。^{〔4〕}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剝削和掠夺。

不但量的对比使人触目惊心，价值的对比也同样给人很深的印象。自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二年，印度输出的棉貨总值从一百三十万英鎊跌到不滿十万英鎊，十七年內損失了貿易額百分之九十二多。而在同一时期，英国輸入印度的棉貨总值則从二六、〇〇〇英鎊增加到四〇〇、〇〇〇英鎊，換句話說，就是增加了十六倍。〔5〕

上面只是举棉貨做一个例子。其他絲貨、毛織品、鐵器、陶器、玻璃、紙張，以至于造船，莫不皆然。〔6〕

这种情况只会产生一个結果，那就是，印度手工業者，特别是棉織工人，大批失業。如果失業后能找到別的职业的話，还勉强过得去。但是在当时的印度，另找职业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农业与手工業长期相結合的情况被摧毁了，又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力。正如尼赫魯所說的：“他們旧日的职业对他們再也無分了；通到新职业的道路又遭受了阻塞。”〔7〕除了極少数的人出于农又归于农之外，一部分人在城市里当了流民，当了兵，絕大部分的人只有死路一条。結果就正如英国的印度总督本丁克勋爵（Lord W. Bentinck）在一八三四年的报告中所說的：“悲慘的境況在商業史上是无与倫比的。棉織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

农 民

印度在几千年間可以說是以农立国的。农民长期在全国人口中占很高的比例。到了一九一八年，孟泰古·契姆斯福报告中还說到：印度每百人中有七十一个人从事于农业或者畜牧业。

我們当然不能說，在英国人侵略印度以前，印度农民的生活就非常令人滿意。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当时印度社会上剝削階級的人数和他們剝削的花样也是很多的。但是，如果我們說，英国侵略者来到以后，印度农民的生活比以前还要坏，这却完全是真情实况。

根据我的看法，英国人进来以后，印度农业在两方面受到坏的影响。一方面，英国人破坏了或者疏忽了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灌溉系統。馬克思說：

“从很古的时候起，亚洲通常只存在有三个行政管理部門：財政部，或掠夺本国人民部；軍事部，或掠夺外国人民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8〕

馬克思又說：

“現在不列顛人在东印度从他們的先驅者那里 承繼了財政部和軍事部，但他們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9〕

英国人的观察和調查証实了馬克思的話。一八三八年，湯普遜說道：“印度教或伊斯兰教政府为民族服务和国家福利而修筑的道路、水池和运河都已陷于荒廢；而現在灌溉方法的缺乏造成了飢荒。”一八五四年，亞瑟·考登爵士也說：“公共工程在全印度儿已完全被漠視了。”〔10〕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和通信里屡次提到灌溉对于东方国家的極端重要的意义。〔11〕这一件重要工作被英国殖民者所完全忽視，它給印度农民带来灾难之严重就可以想見了。

另一方面，英国人又带来了新的土地制度。

在英国人来到以前，更确切一点說，在莫臥兒王朝以

前，印度傳統的土地制度規定，土地屬於農民，更具体地說，絕大部分的土地屬於農村公社。雖然必須向國王繳租，但是土地並不被看做是國王的財產。農民之所以必須向國王繳租，不是因為他是地主，而是因為據說他“保護”了農民。根據摩奴法典，八、三〇四的規定，一個“保護”人民的國王要得到人民的行善積德的功果的六分之一。六分之一這個數字是與一般農民繳租的數字相等的。也可以說，後者是前者產生的根據。

到了莫臥兒王朝，收租增到三分之一。在莫臥兒王朝瓦解的期間，征收租稅的官員和獨立的酋長把繳租標準提高到二分之一。

英國人進來，接收了傳統的田賦標準；但卻改變了它的性質，從而改變了印度的土地制度。英國侵略者把印度的土地制度搞得非常混亂複雜。正如馬克思所說的：

“若有任何一個民族的历史，是失敗的實際上不合理（並且在實踐上不名譽）的經濟實驗的历史，那就是英國人經營印度的历史了。在孟加拉，他們為英國的大土地所有制，創立了一幅漫畫；在印度東南部，他們為小土地所有制，創立了一幅漫畫；在西北部，他們又盡力把印度的土地共有制的經濟共同体，變為它自身的一幅漫畫。”〔12〕

然而英國人卻達到了一個目的：他們創立了地主土地所有制。

在英國人這個“創造”下，農民的負擔更加重了。在鄉村里，地主（柴明達 Zamindar）之下有承租人、二承租人、三承

租人，以至x承租人；有承典人、二承典人、三承典人，以至y承典人。在这个金字塔的最下一層是真正从事耕种的农民。他們上面的几層以至几十層都是剝削者，都是不劳而食的寄生虫。〔13〕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的苦处是說不完的。

下面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孟加拉省的三塔尔人(Santhal)本来是和平的与世無爭的人民。他們用比較原始的方法耕种土地。自从柴明达里制(固定佃租制)建立以后，一轉眼間，自己的土地变成了柴明达的财产。地租立刻就增漲起来。他們感到麻煩，就索性搬走了事。他們搬到拉吉馬哈尔山区(Rajmahal)去开辟那里的森林，开出田地来，好种庄稼。然而好景不长，把他們从故乡赶走的那一群柴明达又跟踪追了来。在开辟山地的時候，这些家伙躲得远远的。但是一旦山地开好，他們就走来说，这些土地是屬於他們的，他們要收租。本地的酋长不但把土地租給非三塔尔人的孟加拉的柴明达，而且也租給高利貸者。于是，柴明达、警察、高利貸者、商人、收稅官和法庭上的官員就联合起来压榨农民。借錢的利息高达百分之五百，而农民的产品又为商人以極低的价錢騙走。农民像牛馬一样日夜不息地劳动生产，結果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然而他們的灾难还没有完。鉄路上的欧洲人也来麻煩他們，誘拐他們的妻女，搶走他們的鷄鴨。他們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呼吁無門。〔14〕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一粒砂中可以看到宇宙。这里面也反映了整个印度农民的情况，只是程度微有不同而已。

“土 兵”

所謂“土兵”，是指的給歐洲人當兵的印度人，英文叫做 sepoy（叙跋）。這個字是從波斯文 sipāhi 輾轉變來的，意思就是“兵”。

東印度公司剛成立不久，就雇用了一些本地人當巡邏，主要是用來壯觀瞻，還談不上是正式的兵。十八世紀二十年代，法國人在印度西岸才初次雇用本地兵，就是所謂叙跋。

一七五六年，克萊武企圖重新奪取加爾各答的時候，曾用馬德拉斯“土兵”助戰，同時也雇用了孟加拉“土兵”。一七五七年，普拉西戰役之後，英國人需要相當大的兵力。除了調動歐洲兵以外，還成立了几個“土兵”營，每營里派兩個歐洲軍官。在這以後，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孟買三個大區各自為政，發展軍隊。在孟加拉區，“土兵”到了一七六四年已經增加到十九營。組織的情形是這樣：每營有一個司令官，一個副官和十個連，其中兩連是精兵。每連有一個蘇巴達爾（subadar）、三個扎馬達爾（jamadar）、五個哈威爾達爾（havyildar）、四個奈克（naik）、兩個騰騰（tomtom）和七十個“土兵”。到了一七六五年，孟加拉軍除了上述兵力外，又增加了四連炮兵、二十四連歐洲步兵、一隊驃騎兵，還有約一千二百個非正規騎兵。後來克萊武把孟加拉軍改編為三旅，每旅有一隊非正規騎兵、一連炮兵、一營歐洲步兵和七營“土兵”。一七八〇年，孟加拉政府又加強兵力，把每一個“土兵”營的兵力增加到一千人，分為兩營，每營五連。團長為少校，營長為上尉，連長為少尉。一七八五年，孟加拉軍又改

組，每团两营改为每团一营，有十个連。全軍分为六个旅。三个欧洲营，每营改为包括两个营的一个团，也就是說，改成六个营。每一个“土兵”旅里面派去一个欧洲营，以便监督。

馬德拉斯和孟买的軍力也有所增加，但是比不过加尔各答。

一七九六年，三个大区的軍隊都徹底加以改組。孟加拉軍得到三营炮兵，馬德拉斯軍得到两营，孟买軍得到六連，都补充有几連雇佣兵。孟加拉軍有三营欧洲步兵，馬德拉斯和孟买各有两营，每营都是十連。孟加拉軍和馬德拉斯軍各有四团正規的“土兵”騎兵。

到了一八二四年，中間經過了許多战争，三大区軍隊的人数都大大增漲，于是又重新加以改組。“土兵”步兵由每团两营改为每团一营。这样的“土兵”团，孟加拉軍有六十八个，馬德拉斯軍有五十二个，孟买軍有二十四個。炮兵的力量增加了一倍多。至于正規的“土兵”騎兵，孟加拉軍与馬德拉斯軍各有八团，孟买軍有三团。此外，孟加拉軍还有五团非正規騎兵，孟买軍有三团。

“土兵”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最初同法国人作战时雇用的“土兵”是毛朴拉人和滿加罗尔 (Mangalore) 和提里契哩 (Tellicherry) 的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后来，在卡尔那提克营里面，伊斯兰教徒占絕大多数。其次是泰米尔人。孟加拉軍最初从孟加拉省流民的混合阶層里面招兵；从一七七六年以后，从烏德土邦里招兵，主要是婆罗門和拉其普特人，是勇敢英武的人民。〔15〕

从上面简短的叙述里，我們可以看到，在“土兵”里面矛盾和問題是非常多的。首先是“土兵”与欧洲人之間的矛盾。欧洲人是統治者，是主人。他們之所以雇用“土兵”，只是想讓他們来卖命。在軍隊里，对“土兵”有种种的歧視和限制。印度人最多能升到下級軍官，比較高級的軍官都是欧洲人。英国人对“土兵”是很不放心的。他們把印度的軍隊左改組，右改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們总想法，用一小部分欧洲人控制和監視“土兵”，唯恐他們惹事生非。

此外还有种姓的問題。如果“土兵”来自不同的种姓，像馬德拉斯軍里面的情形，那么种姓間就会有磨擦。如果“土兵”是来自同一个种姓，像孟加拉軍里面的婆罗門，那么他們就会团結起来成为一个坚固的团体。英国統治者之一約翰·罗倫斯(John Lawrence) 就曾說过：“孟加拉軍是一个大团体，所有的成員的感觉和行动都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对英国人是很不利的。

种姓問題还有許多副作用。印度的高級种姓，像婆罗門，几千年来养成了一种妄自尊大的优越感。虽然穷得不得不給外国人当兵；但是威風犹在，架子一下子放不下来，也不願意放下来。因此，軍隊里的許多紀律就与他們的种姓优越感抵触，他們就不甘心遵守。有些低級种姓的人当上了軍官，在軍隊里地位比他們高；然而究竟是出身于低級种姓，有时候就匍匐在婆罗門小兵的脚下，为他們服务。他們的种姓法律还禁止他們过海，說是一过“黑水”，就失掉了原有的种姓。过海到緬甸作战回来，就为同种姓所排挤。再恢复种姓，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到阿富汗去作战，

吃了“不潔的”东西，喝了“不潔的”水，回国以后也同样失掉种姓。对他们来说，失掉种姓，比失掉脑袋还严重。

宗教问题也惹起不少的麻烦。对阿富汗作战的时候，因为那里天气冷，印度教徒的兵不能天天洗澡，就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阿富汗人信伊斯兰教，印度信伊斯兰教的“土兵”被迫与同教作战，认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麻烦。^[16]

对这些从印度人的角度上看来是生命攸关的种姓和宗教问题，英国人在最初显然是缺少足够的重视的。有一个时期，他们竟下令让“土兵”剃掉鬍子，去掉耳环，出操的时候不带种姓的标志。这当然会大大地伤害了“土兵”的自尊心。

根据上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土兵”里常常发生兵变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八二四年，第四十七团拒绝到缅甸去，被解散。一八四四年，四个孟加拉团拒绝到信德去作战，要求发给额外津贴。一八四九年，第六十六步兵团在哥文德加(Govindgarh)兵变。一八五二年，第三十八孟加拉步兵团拒绝到缅甸去。一八五六年，公布普遍服役征募法案(General Service Enlistment Act)，那就是说，今后征的兵，什么地方需要，就到什么地方去服役。在过去，有一部分“土兵”是不过海到缅甸去服兵役的。但是帝国的疆域一天天增加，侵略的范围一天天扩大，老办法有了困难，于是就发布了这个法案。虽然说的是将来的事，现在的“土兵”却考虑到自己的儿孙当兵的问题，大加反对，引起了极大的骚动。

在这时候，在起义爆發的前一两年，“士兵”里面的紀律坏極了。原因是，有能力的軍官很多轉入政界，在軍隊里升級完全以年資为标准，服兵役年齡沒有限制。結果軍隊留下的多是老弱無能之輩，紀律松弛，誰也無力振作。^[17]

印度总督大賀胥 (Dalhousie) 写信給監督部就曾說过：“軍隊里的紀律，从上到下，不管是軍官，还是士兵，都坏極了。”克里米亚战后，“士兵”里流言，英国吃了敗仗，英国永远不败的神話在“士兵”眼中就拆穿了。这更增加了英国軍官們整頓紀律的困难。

这时候，英国在印度的兵力是这样：軍官士兵总数是二三八、〇〇二人，其中印度人二〇〇、〇〇二，欧洲人三八、〇〇〇，占百分之十九。在孟加拉軍里，共有一五一、三六一人，其中印度人一二八、六六三，欧洲人二二、六九八。在旁遮普撒特列日河左岸駐有約四〇、〇〇〇人，其中欧洲人八、六三一。在吉斯·撒特列日地区有一一、〇四九人，其中欧洲人四、七九〇。总起来說，在旁遮普和吉斯·撒特列日地区共有欧洲官兵一三、四二一人。^[18]这兵力的总数，印度人与欧洲人的比例，以及駐扎的地区，在起义中，都是有作用的。

新兴的知識分子

不用加任何解釋，我們也可以知道，作为异族統治者的英国人是不願意把欧洲的新知識教給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有了新知識，就不会甘心情願忍受他們的压迫和剝削，这一点英国殖民主义者了解得很清楚。